

气质查干湖

□王博

从长春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动车到达松原，再从松原乘坐一个小时的旅游大巴车，我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查干湖。

行至松原时，天空阴沉、昏暗，布满阴云，让我不免有些担心，到达查干湖后会不会下雨？下了大巴车行至新庙泡，乌云竟慢慢散去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湖面，远处微泛蓝的湖水与更远处新绿茂密的芦苇交相呼应，近处可以看到大片在寒冬时节严寒打击下枯萎、焦黄、倒下的芦苇。风一吹过，可以听到芦苇丛相互碰撞的“沙沙”声响。

新庙泡与查干湖之间有节制闸控制湖水的流量，就在此处有“圣湖腾鱼”表演。据说，表演时岸边的渔工们会吹起雄壮有力的号子，随着渔网不断收紧，水中的鱼群竞相跳出水面，形成一道奇特的景观，这也是对千年来查干湖捕鱼胜景的再现。在这里，巨大的渔网沉入水底，站在岸边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片大片的鱼群聚集于此，不时会有鱼儿探出水面，形成清脆的声响，可想当渔网拉紧后，千百条鱼高高跃出水面将会是怎样一番壮观景象。

前往查干湖的途中几经驻足，到达查干湖南景区时，太阳已接近落山。直到我站在岸边的栏杆旁，眺望着远方的湖水时，我才意识到原来查干湖有这么大，一眼也望不到头，一时间我竟有了一种到达海边的错觉。夕阳的余晖照映在湖面上，将远处的湖水映照得一片橘红。越往远处，湖水颜色越深，我能清楚听到湖水敲击岸边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水清脆地炸开，那样富有旋律。

岸边的芦苇丛中，苍鹭成群结队栖息在那里。它们不时飞起盘旋在空中，或轻轻掠过湖面，像是在寻找食物。突然间，我听到不远处几个青年发出惊讶的声音，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一条大鱼顺着我们的方向游了过来，倏忽又潜入湖水深处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感染着我、触动着我，我意识到这是属于查干湖的生命律动，经过整整一个寒冬的肃杀和压抑，查干湖苏醒过来，它张开宽广的怀抱唤醒万物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力量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冬天的查干湖是另一番景象。最冷的时候，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，偌大的冰面上升腾起寒雾。大雪覆盖在一望无际的冰面上，风把雪吹起来如烟一般飘向远方。捕鱼人举行过“祭湖·醒网”仪式后，便将渔网沉入凿开的冰洞中。几个小时后，马拉动着绞盘将一张张渔网从冰洞中缓缓拽出，形成“万尾鲜鱼出玉门”的壮观场面。在看似沉寂肃杀的冬季，查干湖也将丰厚的物产馈赠给人们，滋养出历史悠久的渔猎文化。

在春季和冬季前往查干湖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，因为查干湖是复杂的、广博的，有着五彩斑斓的性格特质。每到旅游旺季，无数游客慕名而来，一览查干湖的风采。千百年来，查干湖平静淡然，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，这是查干湖永恒不变的精神气质。

前进。

每一处登临的缓台，都是能量与勇气蓄积的驿站。在这里，我们平静呼吸，极力远望。松花江水玉带一样，穿过青绿的原野，环绕着美丽的城市，滔滔而去。一座座青山，连绵逶迤，屏障一样，勾勒出春天天空的轮廓。清爽的风吹来，带着凛凛的春末的清凉和清甜，心头为之一振。

对天爬山，我向来是不钟爱的，因为对自己的勇气与毅力，丝毫没有信心。然而，着实地爬了一回，却也感受到了那一步一步，只管低头脚下路的喜悦。

想起刚刚在吉林省博物院看过的一幅名画《雪山图轴》，生于1852年的福建籍画家林纾先生，以苍茫笔意，画出了他眼中的皑皑雪山。远山是那样高大，流水环抱疏枝掩映，山下小亭独坐一人，似作者当时心境，恬淡，怡然。作者自题：巍然半天孰登攀，作尽寒威白眼间。我自心头仗热血，眼中只当作冰山。而“吉林三杰”之一的宋小濂亦题边跋：不辨冰山与玉山，悠然独坐一庐间。任它天地荒寒甚，身列茫茫皆等闲。

面对高山大川，“我自心头仗热血”。没有人不仰慕大山的雄浑与豪迈，但是传统的中国文人，却更喜欢山脚下“悠然独坐一庐间”。因为高山上壮丽的美景，早已映现在我们心头。我们心中的山，也许从来不是用来征服的，而是用来仰望的。那一座座高山，从来都是我们生活的巨大背景，漫山花开也好，天地荒寒也罢，置身山间，心中总会生出愉悦与宁静。

特别是在春天里，那沁人心脾的清风拂过山岗时，也一寸一寸，拂过了每一个登临它的人。

编者按：

繁花五月，草木葳蕤，万物并秀，正是外出赏游的好时节。不妨携清风，观美景，来领略吉林大地上青山含黛、绿水悠悠……

青山竞渡

□李占宇

铜帮铁底松花江，冲出德惠市，一路向北，进入农安县境内。然而，她接纳饮马河后前行不远，便西折而奔郭尔罗斯，所形成的“ㄚ”形江道，像一条巨大而弯曲的臂肘，紧紧地抱青山口乡揽入怀中。

青山口乡因境内有“青山口”山而得名。该山的山体为页岩石，两峰夹一谷，峭壁悬崖，如刀劈一般直立。在千万年的岁月长河中，她，突兀却不彰高，卑微而又泰然自若，却不失任由惊涛拍岸的壮美。褐、灰、黄、白、红等质朴岩层，井然地摆垒成七色的页岩峰。蓝天白云之下，多彩的山峰、葱郁的杂树、浩浩的江水、慢吞吞的航运大船、灵巧的渔舟、成群翻飞的岩巢燕子（在峭壁上筑巢的燕子）等众象，各安其位，和谐共存，自强不息，造设出一幅美轮美奂、胜似仙境的巨幅山水画，乳养人们的心灵。

农安县古八景之一“青山竞渡”，就是这座七色页岩山、大江码头和渡船、舵手、乘客共同组合成的场景画面。据旧《农安县志》：松花江“自红石砬入境，蜿蜒西北至青山口，忽然突起，两山壁立，中为通扶余大路。慈善会善船，设此搭客，上下双桨如飞，亦风景之一也。”时过境迁，昔日善船搭客，双桨如飞的场景早已不在，但当年，先人们由上坎旱路至山底，开辟出通往码头的盘山道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两峰夹一谷的青山口，仍是人们观赏大江西去的盛景高地。不可多得，真的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为创作“青山

如果不是被友人呼唤着，我想我是没有勇气去爬一爬朱雀山的。

吉林市四大名山，朱雀山被冠以四峰之首。四山之中，北山似乎尤为我钟爱。大学时，全班同学集体出游去过一次。多年以后，故地重游，又去过一次。我想之所以两次游北山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轻巧简便。北山就坐落在吉林市区内，且山势并不十分陡峭，出行游玩两相宜。而朱雀山，无论位置还是山形，都是需要专门去爬一爬的。

犹记少年时。总爱玩一种类似心理探索的游戏。好友一脸凝重，用手指着她写下的大海、草原、森林、高山。问我：你选择哪一个？那一刻，心中总会涌起巨大志忑。想起大海的滔天巨浪，草原的无边无际，高山的遥不可及……我说，我选择森林。每一种物象所代表的心理暗示究竟是什么，多年后，我早已忘记。但是，高山于我，总是没有特别的眷恋和期盼的。

在广阔大平原生活太久，似乎早已忘记对高山的仰望了。

为了不让心里的遗憾越积越多，朋友一声呼唤，便立刻跟随上了她们的脚步。

从漫长的冬天里走出来，从久居的城市里走出来。眼前，忽然就是一座山。

春风中，朦朦胧胧的绿意，刚刚爬上山头。远远望去，大山还是苍灰的梨色。一路朝着山门走来，见洁白的梨花、粉红的杏花一树一树绽开。路过一个个客棧、房舍，还有耕牛在悠闲地吃草。山脚下，这是一处小村的所在了。我想生活在此地的人，真是应了那句成语：开门见山。在大山的怀抱，日日夜夜，人心里，大概也要长出寂寞的幽草呢。

对着“朱雀”二字，又生发出无数怀想。传说中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是中国古代四大神兽，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。其中，朱雀代表南方。吉林市的这座朱雀山，又别名“南天朱雀”。还有传说，古时，这座山上曾降落

一只巨大神鸟，羽毛火红，有凤凰姿容，人称“太阳鸟”。那以后，这只美丽的鸟儿，就庇佑着山下的人们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不管传说如何，朱雀二字，着实让人喜爱。红色小鸟凌空而起，这自由的姿态，飘逸的姿态，灵动的姿态，代表了人们心底的渴望。柴米油盐的日常里，也许，我们都在渴望着这一次次的超越与奋飞。

进得山门，迎面就是吉林市化石博物馆。原本并不抱期待，哪知一见，竟是电光石火般，被深深震撼。

一座座石头，悄然矗立。细细观望，皆是树桩。一时恍惚，石耶？树耶？原来，这正是树木的化石。定睛细

登朱雀：清风拂山岗

□王小微

瞧纸上的记录，动辄几亿年！哦，原来，眼前的所见，竟来自亿万年！桑田沧海，沧海桑田。无涯的变迁里，时间也变得漫漶。然而，时间，却终于留下了痕迹，它以巨大的耐心，无限的包容，留下了自己不灭的印痕。

而那一棵棵远古的树呢？在时间的无穷浸润下，变得光洁而圆润，闪烁着宝石一样的色泽。这是那棵曾在风雨中高声鸣响的树吗？是那棵曾在艳阳下灼灼其华的青枝绿叶吗？那些树消失了，那些树，却也在时间里，获得了永恒。

还有那些动物化石，远古的鱼虫走兽，不经意间，也深深地将自己的形态印在了石头里。

所以，上得山来，再面对每一块山石时，我都不觉得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了。天知道，哪一块石头里有什么故事，哪一块石头，又真的会唱歌。

上山的路，起初是遥遥而上的台阶。对于爬楼梯的我来说，台阶自是不算什么。起码，在心理上是接受的。

这时节，树木刚刚萌发新绿，云杉、落叶松、水曲柳、黄波罗、胡桃楸，有的刚刚发出新叶，有的还一身苍褐，对着春风缄默不语。倒是一树树野杜鹃，远远近近，在春风里摇曳。那粉紫色的花瓣，像是被谁揉得皱皱的，看起来，使得这花分明像是一朵朵假花。我想起来，从前的巧手姑娘们，总会在冬天里折出一枝一枝美艳的花。那花的模样，大概就春天里杜鹃的模样了。遍地，一丛丛一簇簇的紫花地丁，叫不出名儿来的灯盏一样的小黄花，也会时时跃入视线，明艳艳照人眼眸。

攀附着，山势愈加陡峭，渐渐，楼梯样的台阶路不见了。依山取势，山路愈加窄小。那小小的台阶，皆是取着山路

上的小石头，就地开凿，其间还盘旋交错巨大树根。此时，每迈动一步，都不可再随意，手眼心脑，要快速作出判断和权衡。

此时的我，已无心再看风景。脚下的路，蜿蜒向上，每一步，都要走得像一棵扎根的植物，不可以有任何的丝滑。此时的内心，唯有笃定，唯有坚持，唯有屏住呼吸，再上层楼。因为回首再望，仅可容一人的小路是那样崎岖，且还有人在艰难行进。前进中的我们，也唯有

我的脐带我的河

□张伟

曦光里，晨露打湿了草下一双双奔跑的脚丫。长腿扁担钩、方头蚂蚱、飒飒虫次第跳开，水浪一样溅去。我跑不动了，蹲在小河旁的一株稗草下，看露珠在草叶上孵化、聚集、滚动，那是草生出的一群娃娃。最大的一颗压弯了草叶，滑下来被草尖拽了一下，终究坠入河水里。有珠落玉盘的脆响传来，砸碎万道金光的一瞬，一只苍鹭振翅而起，羽翼旋开天空，顺着这条细小的河流飞向北方。

这情境是四十多年前。在吉拉吐乡，锡伯屯。这条小河来自“引松工程”，有人叫它“草原运河”，有人叫它“不息的郭尔罗斯运河”。祖母叫它“脐带河”，母亲也这么叫。父亲没见过这条小河，也没见过我。我是“梦生”。母亲说，父亲在“引松工程”中，奋战了十几个昼夜。母亲怀我三个月时，父亲去世了。母亲说我出生时，脐带缠脖，草迷了。所有人都说，扔了吧。这一刻，传来“引松工程”开闸放水的声音和人们的欢呼声。而我就在这水声和欢呼声中醒来，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。祖母和母亲一致认为，是这条小河孕育了我，救了我，所以叫“脐带河”。

仿佛每一条家乡的小河，都会成为孩子们光腚的理由。在锡伯屯也不例外。我们一丝不挂，浑身挂满河泥；我们无忧无虑，就像水里的鱼，出入童话或者传说。

每一次落日里，总有一些母亲赶到脐带河边，呼唤自己孩子的乳名，叫他们回家吃饭。蒿秆子抽打着一个个泥娃娃，哭着喊着回到家，就着咸瓜子，喝两碗大糍粥。而每次风从南方来，母亲呼唤我的声音穿透炊烟，就像一曲悲欣交集的长调。回家后，先问吃啥饭？母亲说，你在河里耍成个泥猴王，有功！给你捞的大米干饭。我明知这不是好话，还问，真的？母亲摆下脸，美的你，大饼子，咸菜梗子，不吃就等着。多年以后，想起母亲那耗尽底气的呼唤，似乎不是叫我回家吃饭，而是在呼喊这条脐带河。她要把对父亲的思念，随着这条脐带河汤汤北去。

脐带河滋养我们渐渐长大。河水光刻一样，向西南走了一段，到达新立屯后再折向北方。脐带河流过草原，低矮的碱蓬草换成了丰茂的水草。有盐巴和水草的地方，就长出了牛羊。河水流过村庄，就有了铺金的麦田、淌银的稻田。母亲在梦里都在构建着自己的粮仓。母亲耐弄的稻田，总有人为规定后的秩序，有一致的装束和意志，就连空气中弥漫了凛然的气息。每一株禾苗都生长得格外努力，像是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，所以站得更直，以便在水中分离出悲伤，让自己的香气更热烈一些。那稻花的香气，于尘世里，总会保持一串串父亲说话的语气，保持父亲的基因与密码，吐出沉甸甸的稻穗。那时，母亲站在她的稻田里，习惯面对北方，捧着一棵稻穗凝视。阳光在她背后暖暖地照着，渐渐拉长的影子里，有一些新鲜事物在滋长。

沿着母亲的目光和苍鹭飞去的方向，我顺流而下。我就像一条大马哈鱼，寻着这条脐带河的气味，在松原这座城市里转换着不同的角色。小学课堂上画的一幅幅画，仿佛在上面吹口气，就羽化成一座座公园；初中课堂上画的每一条直线、斜线、平行线，只要自己心里确认，就是一条条宽阔的马路；高中课堂上画的每一个坐标，只要起心动念，就是一幢幢矗立的高楼；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，我就是一块来自本土的砖，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，砌筑一个昂然崛起的精神。这座城市养育了我，接纳了我的少年和青春，接纳了我饱蘸这条脐带河水，写下的每个段落。

安居在这座城市里，总能嗅出脐带河的气味。母亲说，你那狗鼻子，小时候，你祖母果子放在哪里都能闻到。其实我是放不下脐带河，我决定驾车带着母亲，从锡伯屯出发，沿着脐带河走一趟。

一路之上，我没用导航，凭着河水的气味就不会迷失方向。行进中，草原绿到无所顾忌，玉米传来拔节的脆响。让我震撼的是，如果以那只苍鹭飞翔的视角俯瞰，这条河流真的如一条脐带，直到连接在川头山隆起的腹部。

多么壮美的画卷啊！

在盛夏，在查干湖，在蒲苇和芦苇的血脉里，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，都在“怀念一条河流的悲壮和对一段历史的仰望”。我仿佛听见了父兄们移江借水的呐喊；要看银山拍天浪，开窗放入大江来……

我和母亲来到“引松工程”纪念碑下，深深敬礼。

